

中華書局發行

威音

第十六期

威音第十六期目錄

圖畫	論說	宗乘	釋經	專著	雜記	新聞
	勸修福報	入佛指南	解深密經述要	般若與業力	影響軒叢話	國內之部 國外之部

如實知自心

經行在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論說

勸修福報

當代的弘揚者，往往注重教人講求慧解，而少有勸人修行福報的。未免趨重
在佛學的知的方面，而忽略於佛法的行的方面。他的理由是

眼看着一些無知識的人，他們聞說祀天求神，可得富貴安樂，於是以憧憬
心，掛名學佛，他的希望，便是陷於希求福報的迷信。

眼看着一些小聰明的人，他們因知修行佛道，可得名聞利養，於是以不淨
心，掛名學佛，他的條件，也便成了希求福報的交易。

因爲有了這兩種人，迷信佛法是求福報的，爲求福報的掛名學佛，佛法的
義理，置之不顧，於是佛教就被人目爲迷信了。學佛的人，也被人目爲迷

信之件了。這就是因為求福報的心理使然。所以引佛的正當途徑。就是要引揚佛性的教理。而不應以修諸福報的觀念。勸人修佛。

若照上面這段議論看來。不是切中時弊之談嗎。但在佛性的真義。却又不是這樣。

佛教中雖然注重在求得智慧。却也未嘗不在重修諸福報。但老舍可以懂得的。鬼神求福。與不淨心的求福。在無始那一部注門內。多或隱或顯。如比較善的。

因為一修福報一換一句話說就是一行善。是自度度他的加行。是成佛證果的資糧。依小乘經說。不種善根。受諸惡報。乃至不能值聞佛法。依大乘經說。廣種福田。修諸功德。普益法界無餘有情。又在一切經中。無不說有勸修的利益。乃至部部經的流通分內。亦無不以種種的利樂福報勸人。所以就經言量上。就已沒有不勸修福報的。

何況學佛者的唯一目標。便是要修福德。惟其求福報的心切。所以便來學佛。

因爲在千萬條修福報的途徑中，只有學佛最真最勝，所以在學佛的這條路上，就不能責人以求諸福報，就應當勸人修諸福報，並且福智具足，緣可成佛。若修智而不修福，便是所修的智，也不過是空花狂慧，不能證果。若就佛身上講，報身佛便是無量功德的體現。應佛的人壽福德而不修，那便與獲報佛而不爲者何異？所以在學佛的本身上，就不應當不修福報。

福報的原理，乃是因果業力的感應。若人能夠相信因果業力，自然可知因果福報的緣起。如莊嚴論說：

「日月及星宿，不應照世界，以因世間故。當知田業故，天上諸天下，亦各有差別。福報成德盛，福少勢微德，是故知世間，一切皆由業。」

又轉輪五道經說：

「罪福隨人，如影隨形。稱德福田，如尼俱類樹。本種一核，稍稍漸大。收子無限，佛告阿難，施一得萬，信不虛也。」

福報的獲得 却賴諸三學六度的修行 若人能夠修行三學六度 自然可與福報相感應 如莊嚴論說

「布施得饒富 持戒生天上 定慧得解脫 此三所獲報 十力之讚說 此種皆是因 是故應修善 以求將來果」

又譬喻經說

「……………設此微福 尚獲果報如是 何況有人廣修功德 分佈布施 作諸福業 百千萬倍 復勝於此 不可計量」

我今藉如來的聖言量來勸修福報 復藉諸佛者的本身上勸修福報 要想便一切有情 因為求福報的緣故 而明白於因果業力的感應 努力於三學六度的修行 使自利利他 咸獲勝果 這便是我勸修福報的微意

如上所說 在學佛的道路上 就必要修福報了 但何以我又說不可以憐憫的 祀神求福 與不淨心的求福呢

因爲佛法上雖然勸修福報，假使不明白於因果業力的原理，不努力於三學六度的修行，惟事糊裏糊塗，求天拜神，神而有知，也必笑他虛誑，像這樣的無因而求果者，又何怪福報不至？又何怪被人目爲迷信呢？如雜寶藏經說：

「福業如果熟，不以神記得，人乘持戒車，後得至天上，定知如燈滅，得至於無爲，一切由行得，求天何所爲。」

又佛法上雖然勸修福報，假使不明正當的因果，不能真實的修行，以不淨心從事佛教，如求名聞利養而行諸善，像這樣的交易式的求報者，又何怪與真正修福報不相感應？又何怪被人所輕蔑呢？如分門業報論說：

「若知生天施，或復求名聞酬恩及望報恐怖故行施，獲果不清淨，所受名壽壽，施行既爾，戒等諸善，不淨同此。」

爲修福而被人目爲迷信與輕蔑，乃是因爲以上兩種人之不能真正的修福福報的緣故，不能真正的修福遂乃不能獲福，却正是因果的定律，却正可使佛法的正

義昌明 並且可以勸人真實的修福 而使人相信因果勸修善行 纔是正當 若僅因以上兩種人之不能獲福 而遂以爲福報之不可勸修 則是勸人相率而蔑視因果 不修善行 其與因噫而廢食的故事何異 所以我又說在學佛的道路上 就必要修諸福報

佛法的真精神 全賴着學佛的人行諸功德修諸福業而存在 而不單是在智慧理解的方面 可以發揚佛法的教義

假使只修智慧而不修福報 那便可以放棄一切的修行 毀壞一切的功德 弘淨土的人便可以不要生淨土的福報 學佛的人便可以不要成佛的福報 結果便是破壞出世間法 並且 便又可以破壞一切的因果 用其智慧 行非福業 感應所及 惡報隨之 在人民便可以受水旱刀兵匪盜流亡的劫數 在國家便可以受戰亂貧窮壓迫陵辱的苦惱 結果便是破壞了世間法

又假使只講理論而不講福行 那便佛法的修行消失 單從學理的方面 來從

事研究推考 用科學的方法以研究佛學 便可將佛學認爲一種科學 用哲學的眼
光以推求佛學 便可使佛學變爲一種哲學 佛學而同化於一種科學與哲學中 那
就佛學的精神喪失 而不成其爲佛法 學佛者而只講理論不修福行 結果便又是
破壞了佛法

從以上幾個方面看來 所以福報不可以不修 凡是真實學佛的 尤應當真實
的信因果積善行的修福 而不可以懷懂心與不淨心來求福

最後 我還說一段大乘教義中對於福業的修法 如

地藏本願經說「……如是布施結緣 千百生常爲轉輪王身 更能發

心迴向者 自他盡成佛道 果報無邊」

又說「若遇大乘經典 讚歎供養 果報無量 若能迴向法界 其福不可

爲喻」

脩植福報而能迴向法界 便最爲大乘「菩提心」之所在 如是福報 最不思議

在佛教各宗的法門中，密教中脩行法事，差不多全是脩諸福德，而且所脩的福德，無不迴向法界平等利益，因為密教的根本精神，便在這「菩提心」上。

宗乘

入佛指南

(續第十五期)

本論 (續)

第一章 大乘各宗述要

丁 主要的教義

眞言宗

我們都知道佛教各宗的裏面 有所謂大乘與小乘 又在大乘各宗的裏面 有所謂顯教與密教 密教既然屬於大乘宗派的範圍以內 當然他的教法是不能外乎一實相印 不過他與顯教不同之點 便是顯教是釋迦牟尼應身佛所說 密教是毗盧遮那法身佛所說 又顯教大概是藉諸經教以顯示實相 密教却不但在教義上開示實相 而且還在事實上表顯實相 又凡屬於顯教的 便是以前所

述的各宗 屬於密教的 便是此真言一宗 而且此宗所開顯實相之處 較之各宗 尤爲深切微妙

此宗表現諸法實相的教法 尤能注重在事修的上而 但是此宗的事相 必須經過阿闍梨的傳授 又必見諸事實 而不能在紙上詳盡之 所以在這篇內 也只能略說此宗的教相

此宗的旨趣 至爲高深 若欲一言以概括全部的教法 便不外乎「阿字本不生」五字 如

大日經說 「云何真言教法 謂阿字門一切諸法本不生故」

又說 「真言行者 了知本不生故 即時人法戲論 淨若虛空」

大日經疏說 「阿字本不生者 卽是一實境界 一實境者 卽是中道 故

龍樹云 因緣生法亦空亦假亦中 又大論明三智其實一心中得 此卽阿字義也」

又說「覺自心本不生 卽是成佛」

凡密教中的一切教法 無不從此阿字發生 又大日經疏亦以阿字爲法教之本 爲衆聲之母 爲一切字之種子 又阿字譯云無 又云真空 卽是般若實相的理體 舉凡一切教相事相 種種觀行 無量功德 皆是依此而生 皆是直顯此義 所以此宗的法義 便是開顯實相的甚深境地

此宗直顯實相深義 而且在事實上 一一表顯此種不思議的境界 尤非餘宗之所能及 所以此宗直談卽身成佛 就一切的衆生事物上 開顯法身佛的妙境 所謂「卽事而眞」 又謂「生佛不二」 又如大日經疏說

「一切衆生 色心實相 從本以來 悉是毗盧遮那平等智身 非是得著提時 強空諸法 使成法界」

欲知此宗直顯一切諸法卽是實相的妙理 須明建立此宗法義的三大元素 所謂體大 便是六大的緣起 所謂相大 便是四曼的不離 所謂用大 便是三密的

瑜伽

世間一切萬事萬物 無非是地水火風空識六大的緣起 卽出世間的修行 也不離這六大 一切衆生 自頂至踵 由內而外 亦皆是此六大所成 而毗盧遮那如來無量佛身 亦無非此六大 所以一切諸法 不離六大 六大法性 周遍法界 又一切法性 無非大日 大日如來 周遍法界 所謂「一切衆生 皆是毗盧遮那 一切諸相 無非法王境界」 佛身的六大 與衆生的六大 乃至一切諸法的六大 無隔無別 所以當體而論 一切諸法 本皆實相 此卽謂之六大緣起

由此六大緣起所成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的現象 卽是大三法羯之四種曼荼羅

下自衆生 上至如來 悉皆具此四曼的現相 一一含藏實相的功德

茶羅 所持的器物如刀劍鈴杵等 以表示諸尊的誓願者 爲三昧耶曼荼羅 如種子真言 卽就佛菩薩而言 以代表諸尊的記號者 爲法曼荼羅 諸尊的動作威儀等 爲羯磨曼荼羅 衆生界亦可類推 爲大曼

相 一一又皆無量無邊 如來四曼中 亦必具足衆生四曼 衆生四曼中 亦必具足如來四曼 生佛一如 互相涉入 互相具足 所以當相而論 一切諸法 皆是

實相 此即謂之四曼不離

雖然諸法的當體 本皆實相 空相 皆是實相 然使不藉身口意三密瑜伽的業用 則不能成就實相的究竟 本來一切衆生乃至如來 其所以爲凡爲聖 皆是由於身口意的三業與三密的作用使然 在凡夫 因爲三業而造成輪迴的業果 在如來 因爲三密而成爲清淨的功德 所以修密教的人 主要是將自己凡夫的三業轉成如來的三密 即是藉着觀想的功力 將自己的意業 轉成如來的意密 藉着結手印的功力 將自己的身業 轉成如來的身密 藉着持咒的功力 將自己的口業 轉成如來的口密 不獨自己與佛 互相相應攝入 已與衆生衆生與佛 亦互相相應攝入 藉着這三密瑜伽的妙用 一切衆生 皆可成佛 一切國土 可成淨土 所以就着業用而論 一切諸法 皆成實相 此即謂之三密瑜伽

人人本具如來的「六大」的體性 若能藉着「三密」修持的業用 自然可立於如來「四曼」的現象上 而「即身成佛」的妙果 何難立致 「當相即道」即事而

「眞」的妙境 實非空談 何況此宗一切不思議的眞實境界 一一皆可在實修的事相上表現 如上所述 不過其教相的萬一罷了

還有入壇灌頂 諸尊供養 四度儀軌 種種觀行 儀式 曼荼羅等 便皆在事相的範圍以內 必得阿闍梨的傳授 方可受學 在文字的上而 有時而不能加以表示

總之 在各大乘宗中 此宗的教法最爲高深 修持最爲真切 乃至華嚴宗所謂「果分不可說」者 而此宗乃直說「相的果分 天台宗所謂「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者 而此宗乃顯示實相的究竟 可見此宗的契合實相法印 最爲深切

釋經

解深密經述要

(續)

組織

一部五卷八品 分爲二分 初一分爲序分 卽說本經之興由 次七品爲

正宗分 卽本經正旨之所在 由如理請問菩薩等一一與世尊往復問答 開顯大乘深義而無遺 但初品之首菩薩與菩薩之問答 及其終告尊者善現等者少分之有特異耳

又其組織中 初品之首 對如理請問菩薩之問 解甚深義密意菩薩答之 能說教主反爲無辭 而此問答於當品中頗佔重要之地位 又其狀態 與世尊佛陀之說 全具同一資格 故深密菩薩之加持說法 古來爲景仰之 於經終時 似缺普通有之作禮而去之儀式 此實爲顯報土不退轉之意味也 日本良遍僧都一傳

通要錄」中讚嘆之 謂「事絕常途 自在言外」

或謂本經具三分 序正二分如前 第三流通分 於經末之「爾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以下 說依教奉行 故爲流通分 若依二分說者 彼經末依教奉行之文 唯第八一品之流通耳 非繫全經 例如五六七品同亦有之

或謂有三分 初分同前 第二分者 由勝義諦相品至無自性相品末之重頌終取三品半 第三分者 由無自性相品頌後之長行 至第八品之終取三品半 因第二分爲本經之正意 故說眞俗諦相 甚深細甚深難達極難達 超過一切行相 徧一切一味相 第三分者 三品之文雖似正宗分 實難示上說眞俗諦相更約行與果 說與名 奉持 得益 後之四品皆有此文 是第三分之相也

已上諸說 皆有一理 取捨皆可任意之

大意

八品之內容如左

序品第一 一時盧舍那報身之佛陀居於十八圓滿蓮花藏世界卽他受用之報土

證最清淨之大覺智 具二十一殊勝功德 而聽聞衆者爲十三德具足之無量大聲聞衆 並十種功德具備之無量大菩薩衆等 由他方佛土俱來 滿於會座

勝義諦相品第二 先應如理請問菩薩之問 解甚深義密意菩薩 依佛陀之加持力 開演一切法無二 法性離言之旨 第一段終 次第二段 佛陀世尊爲法涌菩薩明勝義諦相之義 說眞如者 內自所證 超越尋思分別 次第三段對善清淨慧菩薩 說勝義諦者 超過諸法一異之性相 須修唯識止觀 可解脫一異之定執 次第四段對尊者善現示勝義諦爲說徧一切一味平等之妙理 所可離增上慢分別差別之執 要之此品說勝義諦眞如 爲諸法之本體 廢詮一實之妙理 爲唯識宗本意也

心意識相品第三 對廣慧菩薩之問 心者阿賴耶識 意者末那識 識者眼識 乃至意識六種識也 卽說入識之性相示識變之由來明迷悟之分齊耳 此爲

唯識事相 對前品勝義諦本體界則此爲世俗諦現象界 現象界萬法者由阿賴耶識之種子開展生起 賴耶緣起之說 實淵源此品所說也

一切法相品第四 對德本菩薩說萬有諸法之相 前品說心識之事相 此品發現其心識之諸法 有理有事 有真有妄 有有有無 卽洞現宇宙之萬象 爲一遍計所執性 二依他起性 三圓成實性之三性 遍計所執之實我實法者爲妄執爲無體 依他起性圓成實性者爲真實爲有體 而依他者爲有爲緣生之事相 染淨之法 圓成者爲無爲之理性 清淨法 須知除遣遍計之無體法 斷滅依他之雜染法 而可證得圓成之清淨法也

無自性相品第五 對勝義生菩薩說諸法無自性義 前品所說之三性者 遍計情有 依他理有 是爲有觀 然萬有之有 非是偏有 亦成自空 故此品依三性之有 立三無性之空 以示有空 相卽不離之旨 既諸法本來無自性 故亦本來涅槃寂靜 故說諸法皆空 亦得說爲一乘 明一代三時之設教

有有空中之別 有了義不了義之差 更於設教無矛盾所也 和空有之二
說 會一乘五性之兩門 判三時法門之淺深等 與前品所明之三住觀 俱
實爲唯識宗之妙解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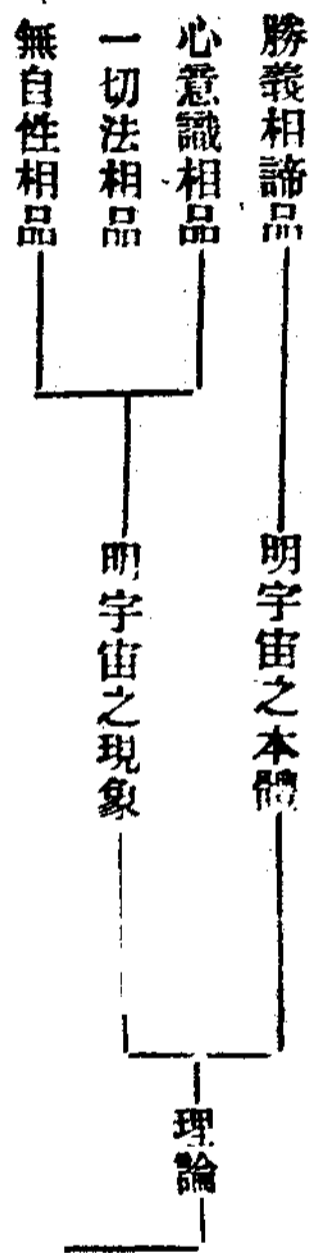
分別瑜伽品第六 對彌勒菩薩爲說唯識止觀妙行 上來各品明本體界真如勝義
之妙諦 現象界三性三有性之諸法 此品說本體界之真如 現象界之諸法
爲唯識之相識之性 心外無別法 觀相分見分爲末 自體分爲本 使悟
唯識轉變之理 實爲唯識之觀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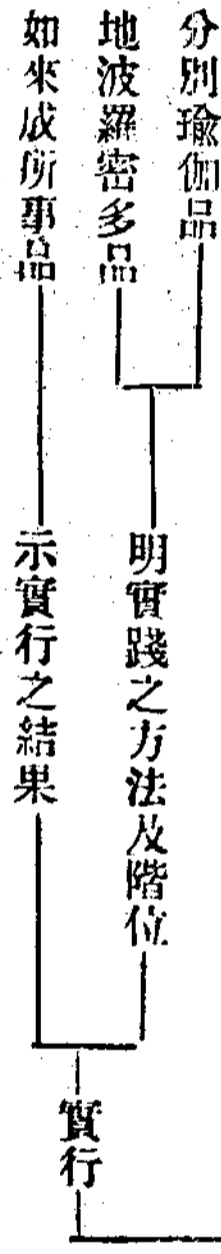
地持羅密多品第七 對觀自在菩薩 明菩薩十地之修行 示修前品所明之唯識
止觀行歷十地階位 分其行法爲十波羅密多 實即唯識宗之行位 卽於前
品瑜伽止觀法 爲向上實踐躬行之道程也

如來成所作事品第八 對文殊師利菩薩 說三身萬德之佛果 依於前品所說之
觀心修行之功而證得示大悟徹底之象 說法利生之妙用 因明立破之權衡

廣明佛陀攝法之善巧 是即唯識宗之佛果也

要之勝義諦相品者 說宇宙之本體界離言法性真如 心意識相品 一切法相品 無自性相品共明宇宙之現象界 以八識三性及三無性之性相 開演佛陀真俗二智所證之境界 次佛陀善巧方便欲為衆生使接觸於內證境界 分別瑜伽品 地波羅密多品 則成授之實踐躬行之道路和方法 至其到達其修行結果者 即如來成所作事品 得三身究竟之大果也 如是大智圓明 高照萬有事理 慈悲廣大 利樂一切有情 以示萬法唯識之祕訣 說斷障得果之妙義 為一經之宗體也 更將圖以析之





疏釋

註疏者本經有五

解深密經疏 十一卷 令因撰

同 疏 十卷 圓測撰

同 疏 十卷 玄範撰

同 疏 三卷 元曉撰

同 疏 (失卷) 璟興撰

此外遁倫法師之『瑜伽論記』第二十上至第二十一下 卽釋『瑜伽』第七十五乃至第七十八卷也 又窺基之『箋註解深密經』二卷 第一卷爲本經料簡玄談 第二卷於本經初二品施以冠導傍註 多依於圓測法師之疏

此等之中除「倫記」並「箋註」現存外 而前五部疏之所存者 唯圓測疏十卷耳（
缺第十）

專 著

般若與業力

(續第十四期)

第二篇 般若論 (續)

第二章 大乘諸宗與般若 (續)

第九節 中土真言宗與般若

談大乘諸宗而至于祕密莊嚴的「真言」要算高極了。試看以前所談的各宗對於一切煩惱都認為是一種過患，孜孜矻矻，必斷却而後已。惟有本宗却轉一切煩惱為功德。又試看以前所談的各宗，陳義雖高，而于如來果地的境界都以爲非言思所及。因有「果分不可說」的論調。惟有本宗却正開說如來果地的境界。又試看以前所談的各宗，他們修行的成就，必須經過多生多劫，就

是號稱頓教的禪宗 也不過證到佛性而已 惟有本宗 却能卽身成就萬德莊嚴的
禪佛 然則本宗在大乘各宗中 不儼如芙蓉拔地 俯視羣峯一般麼

我們研究大乘諸宗與般若 對於至高的本宗 又怎可以捨却不談

不過要談本宗 却不是容易的事 不比以前所談的各宗 何以故呢 因爲以
前所談的各宗 都是顯教 教義顯明 易于講說 本宗却是密教 教義深祕 非
常人所得知 又因爲以前所談的各宗 教義爲重 多所推闡 本宗却注重事修
教義雖高 還是居于其次 推闡所及 不過隻鱗片爪 只看了這兩點 便知本宗
不容易談

話雖如此 但是我仍須從這個不容易談的裏面爲諸君一談 以完成我研究般
若的工作 况且上述兩點的不容易 我現在總算仗着諸佛的加被開顯 也可以打
破他了 第一點 本宗的深祕的教義 我已經從我師慈悲灌頂之後 約略也知道
一些了 第二點 本宗教相 原與事相並傳 近來日人 却將一部分的教相提出

另爲講授 因此本宗的教義 推闡所及的也就不少了 這兩點既經打破 我請爲諸君一談這祕密莊嚴的真言宗

自善無畏金剛智二人 于唐朝開元年間 先後來中國 一傳金剛界的密 一傳胎藏界的密 而後那位龍猛菩薩所得的兩部大法 傳于東方 便成立了中土的真言宗 在善無畏金剛智二人之前 雖也有傳譯少數的儀軌和印明者 但大法所傳 正統所繫 仍在二人

說到真言宗 却有幾點令人懷疑的地方

先說本宗開顯的起源罷 本宗究竟由何人開顯的呢 便是那位龍猛菩薩 他當釋迦滅後八百年的時代 應佛的懸記而生 曾用白芥子七粒 打開南天鐵塔 親見金剛薩埵 得傳兩部大法 這便是本宗開顯的起源 說起來 和古代的神話有些相近 令人不免懷疑

再說本宗傳授的起源罷 本宗究竟由何人傳授的呢 便是那位不可求之于歷

史記載的大日如來 他老人家因爲自受法樂之故 對於從心流出的無量眷屬 說法于光明心殿和自性法界宮中 金剛薩埵受而結集着 便以傳于龍猛 這便是本宗傳授的起源 說起來 和釋迦的顯教有些相異 令人也不免懷疑

關於這兩點 是本宗的基礎所在 自然爲一般學者所同注目 假使基礎有所動搖 縱然在這上面 造就了偉大宏麗的建築物 也不免要隨着傾倒 從基礎上注目 這是學者應有的態度 可是本宗的基礎 爲何有許多令人懷疑之點呢

在這兩點上頭 却可以看出本宗根本的要義 看出本宗的根本要義 也纔可以解釋這兩個問題 本宗的根本要義是什麼呢 那自然仍離不了那甚深微妙的般若

因爲本宗的根本要義在般若 所以開顯的起源 便由那深解般若理趣的龍猛菩薩 用那含着般若理趣的白芥子 打開那含着般若理趣的南天鐵塔 親見般若理趣會的本尊金剛薩埵 傳著那由般若理趣演出的兩部大法 依此說去 可知本

宗開顯的起源 卽在般若 般若是一件活潑潑地不落空有二邊的奇異寶物 像本宗開顯的起源這樣奇異 對於般若的開顯 纔算充類至盡 你看這座南天鐵塔罷 若說他是實有的麼 他却有些近乎神話 令人懷疑 若說他不是實有的麼 在密教中 却真真確確實有其物 這是瑜伽行者所共認的 這裏面的深祕義 非可妄說 我且就淺近的爲諸君進一解 就淺近的說 這鐵塔便是我們的六大所成的身 那金剛薩埵 便是我們的菩提心 我們用着般若加持的白芥子 打開了自身的寶藏 親證了自己的菩提心 便可以得着理智不二的兩部大法 這便是由般若的體而得着般若的用 這便是本宗開顯的起源

又因爲本宗的根本要義在般若 所以傳授的起源 便由那般若結晶的大日如來 對於般若顯現的 無量的眷屬 說般若理趣于甚深般若境界的光明心殿和自性法界宮中 而由那般若理趣會的本尊金剛薩埵結集 便以傳于深解般若理趣的龍猛菩薩 依此說去 可知本宗傳授的起源 也在般若 般若是一件活潑潑地不

落空有二邊的奇異寶物 像本宗傳授的起源這樣奇異 對於般若的開闢 也纔算充類至盡 你看這位大日如來罷 若說他是實有的麼 他却不可求之于歷史紀載 令人懷疑 若說他不是實有的麼 在密教中 却真真確確實有其人 這也是瑜伽行者所共認的 這裏面的深祕義 也非可妄說 我仍就淺近的爲諸君進一解 就淺近的說 這位大日如來 便是十方三世諸佛的總體 便是五方五智的結晶 那由般若理趣演出的兩部大法 何等空靈圓妙 自然不當由那着于形迹限於局部的釋迦如來宣說 必由這位空靈圓妙的大日如來傳出 纔足以盡般若之量 這便是由般若的體而發出般若的用 這便是本宗傳授的起源

於今再進而說本宗的教義罷

本宗有兩部大法 一爲善無畏所傳的胎藏界 一爲金剛智所傳的金剛界 善無畏深於空宗 本着一法界而弘密法 所以從理的平等上 橫說「五大」的色法 以爲本有之理 衆生悉有佛智 而以大悲爲歸 卽所謂胎藏界 因此胎藏界的

曼荼羅 又稱「本有曼荼羅」「理曼荼羅」「因曼荼羅」金剛智精於有宗 本著多法界而弘密法 所以從智的差別上 豎說「識大」心的法 以爲修生之智 如來悉契真理 而以大智爲歸 卽所謂金剛界 因此金剛界的曼荼羅 又稱「修生曼荼羅」「智曼荼羅」「果曼荼羅」 這兩部大法 若從般若上說 胎藏界卽實相若者 金剛界卽觀照般若 所以是二而不二

本宗有兩部大經 一爲善無畏所譯的大日經 一爲金剛智所譯的金剛頂經 大日經爲胎藏界所依 說明本有的自心 爲理平等的法門 金剛頂經爲金剛界所依 說明修生的佛智 爲智差別的法門 這兩部大經 若從般若上說 大日經卽是說實相般若 金剛頂經卽是說觀照般若 所以也是二而不二

本宗的兩部大法兩部大經 本來有一不二之點 便是都以菩提心爲主 這菩提心 實在神奇微妙 得之則感應道交 速證大覺 失之則精神全喪 終墮凡途 所以大日經的精蘊 只在三句 而所謂三句 卽是從明菩提心而至於究竟的順

序 金剛頂經的妙旨 只在五智 而所謂五智 即是從發菩提心而至於成就的分
析 這神奇微妙的菩提心 實在是本宗的靈魂 也實在是本宗的精髓

但是這菩提心究竟是什麼呢 菩提即覺 從因地上說 即是始覺 若進一層
講去 即所謂「發心便成正覺」 從果地上說 即是究竟覺 若也進一層講去
即所謂「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與涅槃」

但是這個覺又究竟覺些什麼呢 大日經說「如實知自心」謂之菩提 大疏曾
解釋這句話說

若見本不生際者 即是如實知自心 如實知自心 即是一切智智
覺自心本來不生 即是成佛

然則所謂覺 就是覺自心 就是覺自心本不生 換句話說 便是以觀照般若
去觀照實相般若而證得般若的實相 說到這裏 菩提心的意義 大概已可見了
不過菩提心的行相 尚須說說

據龍猛菩薩的菩提心論上說 菩提心的行相 可分三門

(1) 行願菩提心

(2) 勝義菩提心

(3) 二摩地菩提心

先說行願菩提心

行願是菩提心的第一行相 係由菩提心中的大悲開出 在這行相上 他觀一切有情 猶如自己 行種種資生施 使有情的身的方面 得到安樂 又行種種法施 使有情的心的方面 得到利益 這便謂之行願菩提心

本宗裏面 有所謂四種修法 卽息災法 增益法 敬愛法 降伏法是 又有所謂四種法身 卽自性身 受用身 變化身 等流身是 以上種種 大部屬於行願菩提心

次說勝義菩提心

專著 般若與業力

勝義是菩提心的第二行相 係由菩提心中的大智開出 在這行相上 他觀一切諸法 都無自性 而能精密抉擇 捨劣取勝 於是捨種種凡夫法 捨種種外道法 捨種種二乘法 捨種種餘大乘法 而獨修瑜伽勝上法 他又深知一切諸法 都無自性 而能心源空寂 妙用無窮 於是捨種種世間法 捨種種出世間法 乃至捨瑜伽勝上法 而住於寂滅平等究竟真實之智 這便謂之勝義菩提心

本宗裏面 有所謂十住心 卽異生羝羊心 愚童持齋心 嬰童無畏心 唯蘊無我心 拔業因種心 他緣大乘心 覺心不生心 一道無爲心 極無自性心 祕密莊嚴心是 又有所謂十緣生句 卽如幻 如陽燄 如夢 如影 如乾闥婆城 如響 如水月 如浮泡 如虛空華 如旋火輪是 又有所謂四種祕釋 卽淺略釋 祕密釋 祕密中祕釋 祕祕中祕釋是 以上種種 大都屬於勝義菩提心

次說三摩地菩提心

上述行願勝義兩種菩提心 猶通於餘宗 惟有這三摩地菩提心 爲本宗所獨

有 更宜着眼

三摩地是菩提心的第三行相 係由菩提心中的大定開出 在這行相上 他知本有的佛智 爲煩惱所縛 特修甚深祕密瑜伽 借三密相應的法門 作五相成身的觀法 照見本心 深達實相 使被縛的佛智 漸次顯露而進於圓明 這便謂之三摩地菩提心

本宗裏面 有所謂六大無礙 四曼不離 三密加持等 是三摩地菩提心的原則 又有所謂兩部曼荼 四度加行 各種灌頂 一尊供養 多尊供養等 是三摩地菩提心的修法 又有所謂阿字不生 入我我入 生佛一如等 是三摩地菩提心的祕諦 又有所謂三劫 八心 十地 六無畏 十六大菩薩生等 是三摩地菩提心的階級 又有所謂三品悉地 三種成佛 五智圓滿等 是三摩地菩提心的成就 以上種種 大都屬於三摩地菩提心

菩提心的行相 凡分三門 上述已竟 若從般若上看來 這大悲便是般若的

母 這大智便是般若的德 這大定便是般若的基 若無般若 悲心便不深廣 那行願心即不成就 若無般若 智心便不超絕 即勝義心即不成就 若無般若 定心便不圓明 那三摩地心即不成就 總括着說來 菩提心的行相 莫不成就於般若 而實則因爲菩提心即是般若之故

本宗以菩提爲主 而菩提心即是般若 所以入壇獻經 必誦那卷「般若心經」而密經精要 又要推那卷「般若理趣經」 可知本宗的根本 實在般若了

本宗是大乘 又以般若爲根本 所以說 般若是大乘的根本要義

雜記

影響軒叢話

自來宗教常不離醫術。基督教流佈中國。其教義及人者甚微。其所至必設醫院。施醫藥。濟貧病。影響甚大。佛法五明。醫方其一。蓋可知矣。佛告耆婆。汝先往治身病。我後往治心病。身病心病。經論詳說。大智度論謂病有內病外病二種。內病起於五臟不調。外病起於奔車逸馬。兵刃等。乃至地水火風四大不調。有四百四病。如佛說醫經修行道地經等所詳。皆身病之說也。涅槃經說。一切衆生。有四毒箭。貪欲瞋恚。愚癡驕慢。是爲病因。又仁王經說。佛知衆生有三種病。曰貪瞋癡。乃至如大智度論所說八萬四千病。皆由四病起。貪瞋癡及三毒等分。謂之四病。惟般若波羅密多根本治之。皆心病之說也。雖然。身心不相離。身病者心必病。心清淨者。身亦無從病。此固不可偏廢者。世人見參苓草木。治身病。並已心病。而獨不信安。

心作觀。治心病並可以了吾身生死之大病者。何也。止觀有云。坐禪之法。若能用心。則四百四病自然除差。智者大師嘗以息法治脚氣。又說禪波羅密次第法門。爲震旦談禪唯一之書。相傳智者。嘗從印度禪師。受學禪法也。自祖師禪盛。此道大壞。至今殆成絕響。時聞東南禪堂。有憤悱過切者。每發病狂。甚至夭折。心病未愈。身先亡。醫王所傳。固如是乎。

有嗜阿芙蓉者。好冥思。亦涉獵佛書。嘗將闇公。作深夜談。刺刺不休。問曰。密教有所謂六大四曼三密者。何謂也。闇公曰。徧處皆六大四曼。無人不入三密。義甚廣博。其人曰。請以當相爲喻。闇公曰。可。雅片煙土。地也。以油燃燈。水也。火也。吸之呼呼。風也。入諸孔竅。空也。而精神煥發焉。識也。是謂六大。總一榻之所陳。若枕。若衾。若煙燈。若煙槍。若盛煙之盒。若燒煙之針。乃至於子。橫臥之身。舉其全體大用。則大曼荼羅也。就其主要者。舉煙槍以爲標幟。則三昧耶曼荼羅也。如是卽名吸雅片煙。則法曼荼羅也。而卽舉槍於口。呼呼吸之。正作斯事時。則羯摩曼荼羅也。其人聞之。樂甚。曰。願聞三密。闇公曰。若身之臥。若手之搓。何以臥則疏適。搓則純熟哉。不可說也。而必臥必搓焉。是爲身密。若深夜談。刺刺不休。何以入夜神旺。談鋒轉

健哉。不可說也。而竟談不休焉。是爲語密。若冥然假寐。幽然長思。何以吸之數斗。奇想橫生。哉。不可說也。而竟非非入幻焉。是爲意密。如是之謂三密。其人聞之。大樂。暨而然起曰。有是哉。吾不入灌頂道場。乃日加行於曼荼羅中。開公曰。然。子日加行於此雅片曼荼羅中。結果乃爲雅片煙鬼。其人復嗒然。

新學讀經。每苦艱澀。尤其於法相諸籍。往往有不能終卷者。新譯謹嚴。自是可貴。舊譯能順此方文義。亦未可厚非也。試觀新學。多有於什師諸譯。望文生解。漸以入道者。維摩結經金剛經等。今仍通行舊譯。可思也。譯述之難。自昔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說。其言曰。一譯胡爲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語盡例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尙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叮嚀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記。正似亂辭。尋說同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巨階。乃欲以千歲

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
察迭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知
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莫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爲秦。詎可不慎乎。隋之彥琮。唱八備十
條。唐之玄奘。唱五種不翻。乃至宋之贊甯。有六例之說。譯事之難。既如是矣。而往昔交通不
便。傳持經典。尤爲難事。西城來者。多自暗記誦出。挾梵本者。亦時前後異文。自中土入竺求
法者。惟法顯。宋雲。玄奘。義淨。諸師。炳彪史冊。實則爲法亡身。涉沙河而不歸者。不知幾千百
人也。古人詩曰。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路
遠碧天唯冷結。沙河遮日力疲暉。後賢如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然則今之新學讀經。
稍覺困難。卽拋卷不願者。不可不誦此詩也。

新聞

國內之部

武康發現六朝銅佛

武康爲浙西小邑。然在六朝時人物稱盛。近於鉅縣城十七里之報恩寺中。發現六朝銅佛一尊。寺建於漢代。屢替屢興。至清初玉林禪師回山。奉旨重建。規模宏大。不減於杭之靈隱。寺中香火。則不逮靈隱遠矣。該寺天王殿西廡。於民國初年修葺。發現銅佛一尊半湮土中。雇人掘取。則剩上半截。下半段已剝蝕無餘。其半身長。猶有英尺五尺有奇。銅色甚佳。據該寺前任持隆羅上人云。佛本無損。

新聞 國內之部

爲洪楊之役所毀。然皆不知爲古佛。後該寺中一老僧。善能鑑古。識爲梁時物。考之志籍。載有梁時某后鑄銅像於該寺。想卽此佛。然仍置之西廡中。未加珍視。現聞爲中央當局所聞。已令浙省府轉知趙縣長。飭該寺移杭博物館保存。該縣長已令知該寺。然佛體頗重。移杭陳列。殊爲費力云。

北平鐵山寺案再擴大

北平鐵山寺僧德安證修等。以鐵山寺案件。既經高等法院北平第一分院於昨日依法判決。並處被告以相當刑罰。因此於昨日根據高等法院之判決。具呈

地方法院民庭。控告電車工人子弟學校。對其搗毀佛像盜賣五供字畫等物。請求爲二萬五千元之損害賠償。該和尙並以被逐後。毫無財產。當請求對於應繳納之二百餘元訴訟費。由法院依法施以救助。暫免于繳納等情。聞法院方面。對於此案。昨已交由該院民二庭核辦。以便調查從事審理。惟電車工人子弟學校之沈允方曹敬業二人。以高等法院。處以強盜罪。罪情重大。實難甘服。現已決定俟接到判詞後。即向南京最高法院上訴。以求最後之解決云。

上海公安局佈告租屋設廟者

限年底閉歇

上海公安局昨發布告文云。案查辦理寺廟登記一案

。會經本局飭查。據各區所查報。本市租屋設廟。祇有住持。而無宗教上之建築物者。計有多處。當以此項廟宇。核與內政部頒佈寺廟登記條例第一條之規定不符。自未便與其他各正式廟宇。一律登記。且本市市廛繁盛。既非清淨修持之所。難保無藉端飲錢之弊。自非嚴予禁止。不足以挽頹風。茲由本局議定辦法。凡屬租屋設廟之廟宇。其已成立者。姑准暫行存在。以後不准再設。並不准有遷移情事。統限至本年年底。一律閉歇。經呈奉市政府核准照辦在案。除通令各區所遵照辦理外。合行佈告。仰本市內租屋設廟各住持一律週知云。

平湖德藏寺前古塔准備興修

平湖德藏寺前古塔。自民政廳派員來平查勘後

。飭會興修。業已四圍築成。定於八月五日假土興工。七月三十一日假觀本國寺。遊集各法團會議一切。

浙江省應查禁已毀之不法寺

宇偶像不得修復

浙省府民政廳昨函復省執委會云。案准貴會祕字第六零八號函令飭各縣市出示嚴禁。凡已毀棄之寺廟偶像。一律不得重塑。並希見復等由。准此。查現在關於寺廟事項。應照監督寺廟條例辦理。惟淫邪祠祀之已毀偶像。如果有復修重塑情事。自屬不合。應即嚴行查禁。准函前由。除令飭各縣市政府遵照辦理外。相應函復查照。

杭州市府飭查盜賣庵基者

新開 國內之部

杭州市政府昨令城西西北里委員會云。案據接管巷內。德興廟王等呈控該庵住持尼僧。不守皈依。盜賣寺基殿基。請求嚴行懲處等情前來。查該庵庵基。是否地方寺廟。抑係私人所有庵產。又原呈所控各節。是否屬實。合行令仰該會。迅即查明確實具復。以憑核奪。此令。

浙江慈谿縣難民圍劫大明庵

浙江慈谿縣東鄉長石顏家村大善寺。前晚突有什籍難民五六十人。恃強借宿。次晨九時許。該難民因探得附近大明庵。有富戶供樂民養病庵中。遂前往將庵包圍。逼該氏交出鎗匙。開箱將衣飾銀洋約值二百餘元劫取而遁。嗣經該庵報告莊橋公安局。派陳巡長率警多名。駛往該寺。將劫物為首人劉金魁劉

寶清劉文清三名逮捕。抄出原贓。帶局路訊一過。申送公安局核辦。其餘難民驅逐出境云。

鄞西朝江寺被劫

鄞西橫漲橋朝江寺。內住一僧。前日晚間。突來匪徒五人。用石撞門而入。將僧人縛於柱上。嚇禁聲張。肆行搜劫。計被劫去棉被六條。現洋十二元。劫畢向橫漲橋汽車站方面而去。

上海市府請示管理寺廟之權

責

上海市政府前為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函請將本埠全市廟產。已未登記結果。以便會同整理事。市府當以辦理市廟登記。係屬行政範圍。且寺廟登記條

例內。亦並無該執委會同整理之明示規定。故特行具呈行政院。究應如何辦理之處。請迅賜鑒核示遵。呈云。呈為黨政機關。處理市廟。應如何劃分權責。請予核示遵事。前准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函開。本市寺廟。前由貴府依照國府頒布之條例。舉行登記。結果如何。外界鮮有知者。值此訓政伊始。此種迷信營業。自應予以適當之處理。為特函請查照。將全市寺廟已未登記公佈。以便會同整理。並希見復為荷。此致等由。查職司辦理寺廟登記。悉以現行法令為根據。按諸奉頒之寺廟登記條例第十四條所載。登記辦理完竣之後。其經辦機關。特別市公安局。應造冊呈報該管特別市政府備案。第十五條內載。每屆三個月造報內政部一次等語。尋釋立法之意。更無公布之必要。且同條

例第十條略載寺廟登記。在特別市由公安局負責辦理。又查監督寺廟條例第五條載。寺廟財產及法物。應向該管地方官署呈請登記等語。是辦理寺廟。係屬行政範圍。亦彰彰甚明。無待贅言。茲市執委會所請將登記案公佈。會同整理各寺廟。其用意在破除迷信。職府本極表贊同。惟是調改工作，各有系統。黨政合作。亦各有責權。此次該執委會所擬適當處理。並會同辦理各節。職府尙無法例可援。究竟如何辦理之處。理合具文呈請仰祈鑒核示遵。實爲公便云云。

鄞縣經費繼續徵收

鄞縣縣政府。昨出有布告云。案據鄞縣佛教會常務委員智圓。鄞縣經費徵收處主任湯翼生等呈。查職會認辦十九年度縣屬經費。比較上年捐額。增

新聞 國內之部

加多成。業經訂立合同。繼續承辦在案。查是項經費。係奉省令指充教育經費。關係至要。似未敢稍緩進行。故於本月十五日以後。依據大會議決。公推智圓湯翼生等三人。分投辦理。近日閱履兩報載。有內政部奉行政院令。行知各省市縣。經費捐全體免征之說。是則對於進行諸多爲難。職會爲顧全國家威信。維持僧侶安全起見。是項經費捐。在未奉明令以前。是否仍照舊查照規定增加三成征收。究竟如何辦理。請明白布告。指令進行。查該項經費捐免征一節。本府並未奉到省令。自應仍照十九年度所定辦法。繼續征收。各僧侶事主等。不得藉詞抵繳。倘敢故違。本府定予嚴懲不貸。除指令外。合亟布告各寺僧侶等。仰各一體遵照。此佈。

五

國外之部

日本崎玉縣勝音寺發現北朝

書寫之大般若經

日本崎玉縣土會高麗村史蹟研究會內務省考證官柴因博士。崎玉縣史編纂主任稻村元旦氏等。於十三日踏查時。偶然在高麗村勝音寺。發見國寶大般若經六百卷全部。經作於北朝定治二年。由比丘昌旭氏手書云。

太平洋佛青大會之終幕

自二十一日開會以來之太平洋佛教青年大會。五日間對於布教、教育、社會、思想、青年間之事業組織等等問題。均皆熱心討論圓滿。至二十六日討論以本會為佛教在國際上貢獻世界和平之團體。而決定組織「太平洋佛教青年會之聯盟」。並定於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即釋尊降誕之二千五百年）開第二次大會於東京云。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十六日發行

威音第十六期

經理兼編輯 謝畏因

發行處 威音佛刊社

上海卡德路八十六號

電話三六〇四五號

代印處 勤業印刷所

上海梅白格路M17號

電話三二六三三號

廣告價目表

地位	封面	封底	封後	封前
全面	四十元	二十元	十二元	四分
半面	三十元	十六元	十元	四分
尋常	十八元	十元	六元	四分

價目表

定額	半年	全年	每月	時期	冊數	價目	郵費
十二元	二十四元	二角	二角	一月	一冊	大洋	在內

郵票代價通用唯以半分一分為限